

南下

□刘玲梅

每到农闲时,我的父亲和叔伯们便要外出打零工,明光是他们南下的出发点。他们踏着浓重的夜色,背着行李卷,穿过田埂,在村子南端划船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五河县的街头,票务员招揽乘客又高又尖的声音立马将他们包围:“明光的,明光的,上车就走……”他们跟着那声音,挤过那道狭窄的车门,才能轻松地舒一口气。

与村子一河之隔的五河县,只是他们的过渡点,他们的第一站目的地在明光。在明光车站,他们买一张火车票,去往苏南,浙北,或是上海。但那时他们并不说这些具体的地名,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句:“上明光,下南乡。”

明光,就这样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后来,明光成了我的出发点。我喜欢坐火车。在售票窗口排队买了票,先前赶路焦急便不复存在,可以任意逛一逛。广场周围遍布着小饭馆、小商店,商店门口放几条长凳,买不买东西都能坐一会儿,这里要比在候车室里舒服多了。

那时的车站一目了然,进站口紧挨着售票口,穿过一道铁门就到了站台,不用七拐八弯,也不用“爬高上低”。列车停的时间长,人们不抢不挤,一进车厢,相互打听目的地,三两句就唠成了熟人。

绿皮车“咣当咣当”起步,驶出站台,明光站三个字渐渐模糊。我收回视线,从包

里掏出一本出发前特意选的书,心里的波澜都交给了文字,任周围的人放着嗓门聊闲天或是热火地打扑克牌。

明光的下一站是滁州。我对滁州最初印象不是韦应物的那首七言诗,而是源于一个擦肩而过的乘客。那次我带的是一本方枘的散文集,火车一开动,我便沉浸在他风趣而富有禅理的文字中,隐约觉得身边似有人下车,有人上来,且有目光时不时地盯着我手中的书。看得久了,我停下来休息,望向窗外。邻座问:“我可以看看你的书吗?”我这才注意到,身边是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浅笑里有几分儒雅。我点点头,他接过书看了封面说:“你读方枘的文章,不错。”接着翻过去,细看封底的名家寄语。我暗自打量他,他穿着米色休闲外套,怀中一只黑色商务包。

他翻了翻目录,把书递还我,随意地问我:“我去哪。我答,去苏州。去上学?”他问。我摇摇头。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滁州人,在上海开了一家锁具厂。我们在“香烟、瓜子、八宝粥”的叫卖声和吆五喝六的打牌声中聊散文和小说,聊彼此喜欢的作品和作家。末了,他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以后想来上海工作,可以找我。”我捏着名片,没有回答。名片很简洁,他姓胡。我后来确实是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

并未联系他。我至今记得,在绿皮火车上遇到过一位滁州的也爱读书的胡先生。

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把出发点改成了蚌埠,然后是宿州东站。绿皮慢车也换成了白色的和谐号动车,再然后是高铁。还是那条路线,缩短了一大半的时间。明光的字样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有的车次在滁州站短暂停靠,但再没有像着车窗售卖汽水方便面的小摊贩。车站阔大而整洁,飘着旅人留下的萧瑟。

从地图上看,我的行程是一条东南向的曲折的线,我曾沿着那条线描摹父亲和叔伯们当年南下的轨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目的地也更分散。我们曾在明光站有一个错时空的交集。这种在某个点的跨时空的交集,可以是和很多人,有今人,也有古人。道路在变,出行的方式或许不同,但足迹毕竟烙在同一方土地。

九百多年前,欧阳修南下的路线也是东南向的。在那个时间慢、车马慢的年代,他从汴梁(今开封)出发,踏着黄尘古道,一路东南。或许出发时他是有一匹瘦马的,还有一个年少的书童,马驮着他的诗书,书童背着简易的行囊。一路上他且行且吟,奔向那个让他沉醉于山水中的滁州。

途中他会遇到什么呢?会遇到喜欢他诗文的书生,还是会遇到敬佩他浩然风骨的樵

夫?或者还有政敌党羽下面宵小之流的沿途设难。这一程,他走得必定辛苦,哪怕总有山风林语可以拿来入诗。他或许也路过明光,虽然那时它还属于淮南道。他终于到了滁州,卸下一肩风尘,便着手滁地的治理与开发。谪居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他建亭、写文,留下名迹与名篇无数。滁州仅是他仕途起伏的驿站,他也仅是滁州甚或扬州、颍州(今阜阳)的匆匆过客,尽管他最后终老于颍州。

三年前的初冬,我特意去琅琊山看醉翁亭。从宿州东站乘高铁到滁州,再乘出租车,这次南下的路程和时间都被缩短。山行有石阶,顺阶而上,循着欧公的足迹,去往“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游者往来,一抹抹明艳的色彩在林间流动,众人“欢也”。他们或许也是来专程访欧公的,或许也是奔着醉翁亭来的,而那回荡的欢笑似又不为欧公,不为醉翁亭。我的视线落在《醉翁亭记》石刻上,想象着欧公“颓然乎其间”的模样,心下黯然。一代儒宗,谪居于此,虽有丘壑之趣,然而手中的杯与壶,又如何盛得下他的困苦。

当天傍晚,我便踏上返程。可无论一日,还是欧公的两年余,对于滁州而言,我们都是过客。人生如寄,这一生路过的许多地方,也仅是短暂停留的驿站。于这尘世而言,还有谁不是匆匆过客。

春意款款,岁月缓缓

□刘 雁

冬去春来,雪化云开;草木萋萋,花红柳绿;百鸟鸣啾,山野返青。春天,就这样裹挟着生命萌动的气息,踏着雪的印记,缓缓而来……

徘徊在街头巷尾,微风拂过耳畔,萦绕着树木爆青的枝头沙沙作响。不远处,溪水潺潺,在石涧中跳跃,欢快地流到田野里、山林中。湛蓝的天空下,偶有几只燕子,落在电线杆上呢喃。绿油油的麦田里,到处飞舞着悦耳的虫鸣鸟叫。我摘下口罩,深吸了一口气,久违的泥土的芬芳裹挟着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那清新,那温润,那浓郁,让人顿感自然生机的蓬勃与向荣。

即将三月,春天的气息悄然而至。大地仿佛换上了一身新装,散发出泥土的馨香。在暖阳的召唤下,我决定去户外跟随春天的步伐,寻觅春天的模样,感受春天的力量。

春天,就像一名粉刷匠,尽情地挥舞着手中的刷子,把世间万物装点得五彩斑斓,蔚蓝了天空,扫白了云朵,染绿了田野,抹黄了油菜花,喷红了桃花……行走在乡间河畔,目之所及,繁花似锦,美好无处不在,浪漫无处不在。

春天,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藏在春风里,躲在枝头上,开在花蕊里。在柳条上荡秋千,在花丛间撒欢儿,在草地里打滚儿,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忽而与云朵捉迷藏,忽而与鸟儿翩翩起舞,忽而与太阳公公嬉皮笑脸。它走到哪儿,就会给哪儿带来欢声笑语。

春天,就像一位温柔的母亲,打扮着苏醒的花儿,轻抚着沉睡的小草,守护着广袤的大地,孕育着万物生灵,

默默付出,无怨无悔。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孩子们”需要它,它定会到来。它走到哪儿,哪儿就会尽显一片和风细雨,平安祥瑞。

春天,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他会善意地提醒你:“孩子啊,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要好好努力了!不努力,你怎么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啊?你拿什么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啊?又怎样养活自己的儿女?”它走到哪儿,就给哪带来希望与憧憬。

春天是描摹着美好而浪漫的季节。“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天很撩人,她是万千花开的浪漫,尤适合踏春、赏花,一起窥见春日的美好,真想与春撞个满怀。

春天是洋溢着欢乐和朝气的季节。“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天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光。那风筝,承载的是童年的欢乐,那长长的线,便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的珍宝。风筝在摇曳,花儿在绽放,鸟儿在歌唱,一切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春天是充满着关爱与温暖的季节。“春风生暖意,人间三月天。”人心若知春,处处皆暖意。春天隐藏在那温暖的春风里,微风拂过,就像母亲的双手轻抚着你,温柔亲切;就如同一泓泉水,悄悄地流入你的心田,温暖踏实。

春天是象征着曙光和希望的季。春天的呼唤,激励着人们追逐梦想,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风雨过后,便是彩虹。

让我们一起拥抱春天,从中汲取到生命的魅力与美好,让我们在春天里迎接新的希望和曙光。春日万物生,愿时光清浅,盼岁月静好,细数流年,静待花开……

《七贤图》里忆绵州

□汤 飞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当我在课本上学习《醉翁亭记》的时候,全然未想到他与绵阳会有什么关系。后来得知他竟然出生于于此,令我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惊奇。她敞开怀抱接纳纳落路之人,他乡之客王勃,让一介书生不坠青云之志;温暖过白头乱发垂垂于耳的杜甫那颗沧桑的心,“生平第一快诗”便诞生于此;她珍藏了李白、欧阳修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是明月笼罩之下“低头思故乡”的寄托。她当得起“人杰地灵”的赞叹!

1007年8月6日凌晨,欧阳修降生于绵州州衙,没有祥瑞预示将来大富大贵。父亲欧阳观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进士及第,任绵州推官时才老来得子。入仕之前,家中极贫;从政以后,为吏至廉。四川物产丰饶,其他官员热衷于买买买,欧

阳观却只喜欢宴宾客、交朋友,也不管家里有无酒菜钱。离任时将家中仅有的一匹丝绢画成《七贤图》,每逢祭祀先祖,都要郑重挂出礼敬。欧阳观病逝于泰州判官任上,当时欧阳修年仅四岁。

昔有孟母三迁,现有画荻教子,欧阳修的成才之路尽管坎坷了些,但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踏实坚定。许多年后,他在《七贤画序》里解释初衷:“且使子孙不忘先世之清风,而示吾先君所好尚。”画卷虽旧,可传家风。

州衙旧址如今是城市中心区。每当经过,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似乎想走进千年前的现场,听一听他牙牙学语的声调,会否带着一丝川音?看一看他蹒跚学步的身影,他将从此出发走向广阔天地……当然还有严父的教诲、慈母的呵护。只是正享受天伦之乐的一家人不会察觉,这般美好已开始倒计时。



雨水时节 新自刚绘

谁在高歌
(外四首)

□杜玉桥

谁在高歌

软风轻绵
油菜花儿在旷野里跳广场舞除了高山之巅的寺庙,谁来镇守群峰,指引水的流向
流水喳喳乱叫,像多舌的麻雀小沙弥低着头,扫落花
扫漫山遍野的寂寥试问,谁在山上
高歌

苍寂帖

糯软的风
仿佛吴侬细语迟钝的葡萄藤,擎着一抹新绿
蜜蜂在花间唱赞美词暮色,是散了架的马车
虫声日暖我坐在黄昏的金光里
左手握着右手右手握满一把
苍寂

跨界

落花堆满山谷
抱琴的小童哪去了疾驰的马匹拖动铃声,也拖走了盛世
纸上呐喊不绝于耳
美人迟暮荒草抱着月光
在屋檐上跳双人舞蝴蝶成群
涨潮的暮色捉走了一个人的
烟火

梨花白

心似荒原
额头是辽阔的跑马场伏地三日,能否向大横山赊来半缕霞光
潦倒一生,终究
是入不了天门的孤魂一个落日,一盏飞破了的风筝
摇摇晃晃枝上的梨花
又是一年白今夜
此情何寄

洗礼

石碾子在门前打坐
花香漫过篱笆奔跑的羊群,染白了旷野和西天的夕光
草色,是一条通向
天际的地毯暮色上浮出小镇的喧嚣和孤单
烟火扶摇直上月光洗白了钟鸣
红瓦收回光芒风摇乱花
悲喜几何